

新的“狠货”，去跟其他说唱歌手们一块比赛。我发现我最爱的那种东西，被一种很无聊的竞技形式去消耗掉了。

但是当时决定去参加各种节目是有原因的。从2022年开始录制，一直到去年10月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要有的过程，我真的想要去工作，想赚钱。我要当父亲了，理所当然要给我的家庭更舒适的生活，所以我想去通过这些节目录制，还有做更多的商业性质的一些事情去赚钱。

直到做新专辑之前，我发现自己身体和心理上都有一些暗示：我真的累了，而且有点无聊了。录节目一开始是有趣的。我们肯定是不安分的人，想要尝试各种事情。但是一旦感觉有点像上班了，“班味”有点重了，那肯定要逃避。

金黄色的家乡

《新民周刊》：这些年外界一直传闻，你家里有很多牛羊。当年你去参加说唱节目，为了说唱事业，需要家里面的经济支持。你父母为了支持你，卖掉家里的牛羊。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

艾热 AIR：都是江湖传闻。我是一个很正宗的、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。我父母都是中石油的员工，我妈妈在中国石油工作了30年。我们家一直生活在喀什

新疆的音乐人被看见，我觉得和音乐、艺术氛围在新疆长期存在有关。

市的中石油大院里，我从小就这样长大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近两年新疆文旅事业发展很好，你的家乡喀什也一样。提到喀什，你脑海里面最先想到的是什么？馕坑里现打出的馕，刚出炉的羊排烤肉，还是土曼河边的高台民居？

艾热 AIR：你说的这些，还是大众或者说游客最熟知的喀什意象。对于我来说，我想到喀什永远不可能是这些东西，反而是我的家。我家里每一个家具的摆

置，家里的味道，外婆在阳台做饭的场景。我骑着自行车，跟我的几个小伙伴从土曼河边疾驰而过的剪影。

还有那永远不变的夕阳的颜色。金黄色的夕阳。

在新疆，夕阳的时间很长，而且那个时间段跟内地不太一样。我在上海接小孩放学，这边的夕阳时间跟放学时间基本上重叠。回家的路上，夕阳就结束了。而我们那里可能放学回到家，吃口饭出来，在院子里玩了俩小时，太阳还在，所以那边的夕阳对于我们的影响时间会更长久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近年来新疆涌现了不少优秀的音乐人，从早先参加《中国好声音》的帕尔哈提，到你和你同时期的说唱歌手，再到现在更年轻的一批人，比如做独立音乐的缺省（Default）乐队。我觉得这不是偶然，而是一种现象。新疆独特的生活方式、饮食和语言习惯，对音乐人的创作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以语言为例，我观察到，新疆的朋友总是能用那种最直白的话把一些朴素的道理讲明白，就像你之前提到，你妈妈小时候教育你，说“有可以吃的屎，但是有不能吃

下图：艾热想要表达的亲和力，其实并不是为了彰显个人的亲和力，而是想让大家不要预先设置一层对说唱歌手的障碍和偏见。

